

二百年前搅动美国政坛的中国商人：斌观荣章

徐 广¹

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国人马礼逊乘坐东印度公司商船经美国抵达澳门，成为第一个来华的新教宣教士。同年，一位叫斌观荣章（Punqua Wingchong）的广州商人从黄埔抵达美国，并在次年搅动了美国政坛。怀特黑德在《美国海关故事》中写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东方骗子就让一半美国人哄堂大笑，而另一半则气得满脸通红。在美国历史上值得记住斌观荣章这个名字……”¹。

那时美国是个新生国家，《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任第三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任国务卿。二人成立了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以对抗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成立的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而在经济上，中美贸易的巨额利润不仅成就了十三行和伍秉鉴这样的中国巨富，也让“对华贸易王子”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成为美国首富，全美都掀起了对华贸易的“中国热”。

跨洋远航中国的美国商船，既有来自纽约、波士顿这样的都市港口，也有来自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Massachusetts, Nantucket）这样的捕鲸港。商船“幸运儿”号（Favorite），1807年2月10日从广州黄埔起航返美、8月28日抵达楠塔基特岛时²，不仅满载丝绸布匹、茶叶、瓷器，还带来了中国人荣章和他的仆人（Quak Te）³。来自繁华广州、身着丝绸的荣章一行，一定在这个宗教严肃的贵格会社区引发了不小轰动。他常成为岛上美国家庭的座上宾，是“幸运儿”号船东惠特尼（Daniel Whitney）和加德纳（Paul Gardner）的客人。一位当地人在1808年1月10日的日记里描述荣章，说他是：“惠特尼先生去年秋天从广州带来的一位中国人，是那里的商人，肤色和我们本地白人一样”⁴。不过，荣章来美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没船带他回国了。

当时欧洲战火频繁，法英两强在军事上交战，在经济上互相封锁。法国控制陆地，实施大陆封锁；英国掌握海权，封锁中立国与敌方港口贸易。美国虽保持中立，却积极与欧洲贸易、赚取利润，导致与英法关系紧张。美商船常被扣押，水手被强征入伍。1807年6月21日，英国海军无视美国主权和尊严、强行登上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USS Chesapeake），掳走四名水兵。杰斐逊总统因此愤然召回驻英大使门罗，而英国随后颁布法令反制，迫使美商船先到英国港口完税才能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面对挑衅与压力，美国无法保持中立，而杰斐逊总统不愿、也无实力动武，便提出“禁运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全面终止对外贸易，以经济施压外国、维护自身利益。法案禁止美

* 作者单位：美国麻州大学。邮件：gxu@umass.edu

船前往外国港口，授权总统执行并作出例外处理，军舰不受限制。虽然法案于 12 月 22 日签署，但生效初期因船舶冬季停泊港口，对经济影响不大。但自 1808 年春起，法案打击欧洲的同时也严重冲击本国经济、造成自身出口下降八成、进口跌六成，航运业受重创，港口萧条。尽管从长期看，该法案刺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催生了国内制造业的兴起，但短期内美国深受其害。曾经繁忙的港口，变得一片死寂。有首讽刺诗歌，反映了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港口的萧条：我们的船只，曾经在大海上飞驰。它们扬帆起航，满载而归。如今，它们注定腐朽，沦为——杰斐逊、蠕虫和禁运法案的牺牲品⁵。

荣章为何远渡重洋赴美？据时任美国财长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的官方信件，其访美目的是：在中国政府同意下，来美国收取父亲遗产中的债务⁶。后从波士顿寄给国务卿麦迪逊的匿名信也证实，荣章持有肖和兰德尔公司（Shaw & Randall's）签发的大量债务票据，而该公司已破产、肖已去世，因此债务分文未曾收回⁷。这里的山茂召（Samuel Shaw 肖）和兰德尔都是对华贸易的先驱，先是 1784 年担任“中国皇后号”上的货管，后任美国驻广州正、副领事，山茂召 1794 年在返美途中去世。可以想象荣章的沮丧和困境：从温暖的广州一路辛苦、到异国他乡追债，在新英格兰的严冬中往返于美东各地，可对方公司倒闭，债务分文未回，又逢“禁运法案”生效，连回国船只都没有。荣章的中美之行，不仅是在无奈和勇气中闯到了美国，而且还要闯出一条回国的自救之路。

被困在美国的荣章没有坐以待毙，面对无船回国的窘境，他先是劝说“幸运儿”号的船东加德纳无视禁运、送他回家，无果后前往纽约，希望阿斯特能帮到他⁴。阿斯特是个成功且深谋远虑的商人，正计划和印第安人开展贸易，而政府也可借机在太平洋沿岸建立定居点、以驱逐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英国势力。这让他政府在政府中颇受欢迎，杰斐逊总统称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⁸。面对因“禁运法案”而停滞的对华贸易，阿斯特正在寻找机会和突破，1808 年 6 月他就曾以从广州运回存放的资产为由申请出海许可证，但被政府以政策为由拒绝⁸。我们不知道幕后的阿斯特具体如何插手，但荣章此时已知总统有权特批船只出航，并开始在北京首都接触政府高官。

1808 年 7 月 12 日，塞缪尔·米切尔（Samuel Latham Mitchill）写信把荣章和翻译介绍给杰斐逊总统。米切尔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名声显赫，是纽约医学院教授，又是杰斐逊民主共和党的同党联邦参议员，各方面都是总统所认可的人。米切尔信中写道：“斌观荣章是位中国商人，大约九个月前因商务来到纽约，此间部分时间居住纽约，部分时间居住楠塔基特岛。如今已完成访美目的，希望返回广州，因为家族事务、尤其是祖父丧礼，需要他郑重处理。据我所知，这位陌生人在中国有良好声望和地位，因此理应在我国获相应的尊重和待遇。他此次前往华盛顿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以某种方式回国，但他同时也强烈希望能见到美国的最高长官”⁹。荣章并未如愿见到总统，当时杰斐逊已离开首都、回到自己在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家中。

7 月 22 日，国会大厦的设计者威廉·桑顿（William Thornton）写给杰斐逊总统：“本信附件是这位中国官员在我面前写的，而翻译是我根据他口述写下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词语，但尽可能

接近其语言习惯。他亲自用毛笔和中国墨写下了您的名字，既用了英文字母，也用了中文”¹⁰（图1）。杰斐逊总统显然看到了所附的荣章亲笔信，这也许是中国人首次把汉语信件送至美国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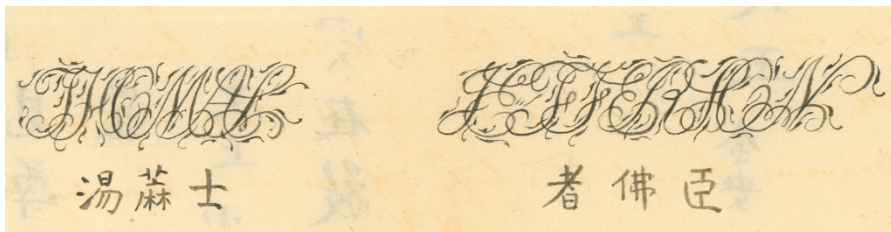


图1. 斌观荣章用笔墨书写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的英文和中文音译名。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40 T79, “Letter, 1808 July 22, City of Washington to Thomas Jefferson”

荣章的中文信字迹工整，行文规范：“字禀，上：大王金安。小价天朝，见尊颜安康，不胜感感，敢烦号令放行。小价蒙大王天舍我旋乡，幸甚幸甚！但回我国见主上，小价奏道：花旗国我到，实在敬服，我之天朝百姓，不胜惠幸之多。并候，上：汤麻士者佛臣大王金安。小价天朝百姓，斌观荣章，顿首百拜叩”（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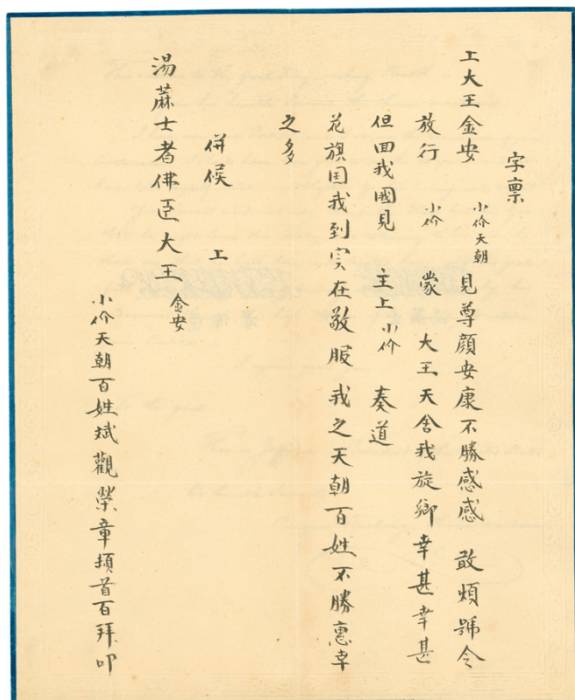


图2. 斌观荣章写给杰斐逊总统的中文信。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40 T79, “Letter, 1808 July 22, City of Washington to Thomas Jefferson”

7月25日，杰斐逊总统致信加勒廷，对荣章一案作出具体指示：“我相信，中国官员斌观荣章的总部设在纽约，因此您可能已了解他的案子。他到华盛顿时，我刚好离开，因此他写信给我，恳许他自雇船只、携财产回国。随信附上麦迪逊先生的信，其中包含我所知全况。我认为这是个涉及国家礼遇的案子，并符合第一部禁运法案第一条的情况。妥善处理此人离境，或许能有利于中国权

力中心知晓我国情况，否则很难向中国传递信息。这可能对我国在华商人带来实质性利益。因此我认为，获得一个可能带来持久国家利益的机会，远比禁运大局下批准个例所产生的影响要重要。况且此案极为特殊，不会成为扰人之先例。我认为，应允许他雇船运送自己和财产，前提是他要遵循您认为最佳的规定和建议。因此，我将所有必要细节交由您全权处理，无需再向我请示。为此随信附上一份空白的船只通行证等文件，格雷厄姆先生将从这里的外交官员获得并转交护照”¹¹。

8月3日，加勒廷致信纽约港税务官戴维·盖尔斯顿（David Gelston）：“尊敬的中国人斌观荣章在其政府许可下，来美追讨父亲遗产中的债务，现已获总统特别许可，得以雇船只一艘，将其本人、随行人员和财产运回祖国。他已与船主达成协议，租用约427吨的‘海狸号’（Beaver）用于此行”⁶。加勒廷为此规定了五项条款，其中第二条规定：“斌观荣章及其随行人员的财产，除行李和个人物品外，还包括约45,000美元，可按其选择以现金、皮毛、胭脂虫、花旗参或其它任何商品形式装船”⁶。他同日回复总统说：“我已妥善办好那位中国官员的事，他很满意，几天后就会启航”¹²。第二天纽约报纸就指出船东，并称荣章是中国大员：“据了解，属于纽约市约翰·阿斯特的‘海狸号’，已获许可前往中国，并搭载一位中国大员（Mandarin Chief）及其秘书，他们自禁运实施以来一直滞留本国”¹³。

荣章租用回国的“海狸号”，满载可达1100吨，有船员30多人，专为阿斯特的生意建造。荣章自7月22日给总统写信申请租船回国，到8月3日短短几天就有这样的大船和船员准备妥当，他显然和阿斯特之间早有联系，并为船只出航早有准备。

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大多是联邦党的支持者，本来就不支持杰斐逊总统及其所在的民主共和党，而当地经济又遭“禁运法案”重创，因此更加不满总统和政局。而此时全美所有船只都困在港内，唯有“海狸号”这艘大船正忙碌着装货起航。杰斐逊总统特批荣章租船回国，并认为此案不会有麻烦，但他显然低估了这幅情景所带来的冲击。财长加勒廷似乎更了解阿斯特并且知道“海狸号”上装载的就是以前申请被拒的货物，所以他在服从总统指示的同时、又两次善意提醒总统此事背后可能有投机行为，特批“海狸号”出海可能会引起国人不满⁸。但此时，容章一事已经开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联邦党人对杰斐逊总统及其决定更是一片嘲弄之声。

8月10日，11名费城商人上书加勒廷：“有人利用一名中国人的申请，通过欺骗手段获得船只从纽约驶往广州的许可。据我们了解，此人被描述为一位显赫的商人兼官员，来访我国是为了贸易和追讨巨额债务”。他们“确信此人是个骗子，是他人手中微不足道的工具”，并且提出了几点证据：首先，中国富有或特权阶层从不离开故土远行；其次，参与对华贸易、曾在广州居住多年的美商们“知道此人是广州一个根本无法赊账的小店主”；最后，他们暗指阿斯特假借收回滞留广州财产为由来申请出海许可，是无稽之谈¹⁴。

8月11日，国务卿麦迪逊接到署名“哥伦布”的匿名信：“本人很熟悉被称为中国官员的荣章先生，早在其离开广州之前便已认识他。他并非什么官员，其真正职业不过是名店主。我确信他是偷偷离开中国，也必须偷偷返回，因为中国人若要搭乘外国船只出国，唯有秘密进行。荣章先生曾多次对我表示，他是在未经官员知情下离开广州的，并预计以同样方式返回。我相信，一

旦中国官员得知他曾来过此地，势必会没收其所有财产。雅加达华人惨遭屠杀以及荷兰人仍被允许在广州贸易的情形，皆显示中国政府对其臣民在国外所受待遇漠不关心。自我离开居住地纽约至波士顿，便不断有人询问此中国大官的事，我亦曾在数个场合中说明了对其所知。我近日得知，一艘约五百吨的‘海狸号’被允许载送他和财物返回广州。联邦党人与保皇派对此冷嘲热讽，称这又是杰斐逊政府英明决策的另一明证。阁下，我仅想补充一点：‘海狸号’的所有者乃是当今天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若他们能借由工具人物荣章达成目的，势必会嘲笑那些批准此事之人，以彰显他们自认的‘高明智慧’。至于荣章在本国是否拥有五万美元资产，我深表怀疑。早前我曾收到将荣章带来美国的惠特尼先生的信，希望善待荣章，因为他身上所带资金不超过五百美元，惠特尼先生应该最清楚此事。荣章持有肖和兰德尔公司签发的大量债务票据，他来美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取这些款项，但该公司几年前已破产，肖已去世，兰德尔靠辛苦劳作勉强养家糊口，因此他一分钱都没收回。若有人反对荣章与其他中国人返回故乡，实属极不人道。然而，为何需要一艘五百吨大船运送他们并满载货物返回？当前季节的航线曲折艰难，小型船只显然更为便捷，或许也同样舒适。阁下，若有需要，我愿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所言。事实上，阁下只需命人向纽约熟悉此事者查询，便可获得充分证据。愿上帝不让我伤害荣章先生，他视我为朋友。但我认为您有必要掌握此事真相。谨致敬意！哥伦布”⁷。

8月12日，纽约报纸以“海狸号与中国官员”为题，矛头直指总统和禁运法案：“此航行蒙总统特别许可，表面目的是送一中国‘官员’回国。但众所周知，这位获得许可之人并非官员，甚至不是持牌或有担保的商人，他离开中国是违反该国法律的”。“如果政府是被误导而授予了该项许可，那此错误应当纠正；如果此项交易正当，那为了维护政府信誉及所有相关人员的声誉，就必须做出解释”。“公民们，让我们关注此事发展；如果此类贸易安全，且可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那就让所有愿参与的人都参与；否则，就应全面禁止：要么全面禁运，要么完全开放；但我们不应支持普遍法律下的选择性豁免”¹⁵。

8月15日，杰斐逊总统继续否决其它船只的出海申请，却为自己给荣章开的特例辩护：“那位中国官员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能作为此项请求的依据。我们希望借此机会，通过一位中国本国的知名人士向其政府介绍我们的国家、现状和特性，并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与英国的区别，以便在其政策上将英美区分对待。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外交举措，可能会为在华商人和贸易带来持久的利益”¹⁶。

8月17日，“海狸号”已载着货物和荣章等人、起航驶向了广州。加勒廷这时才圆滑地回复11名抗议的费城商人，说他们的抗议信来的太迟，而“海狸号”早在11日就已按政府规定完成了装备和船员、仅等荣章从楠塔基特岛回来就可起航，政府无权扣留该船，否则将承担赔偿责任，政府和总统都是依法行事等等¹⁷。

8月23日，“海狸号”起航6天后、杰斐逊总统作出补救姿态，他致信加勒廷说：“有封纽约的匿名信，声称荣章并非中国官员、仅为普通商人。对此我无从判断，因该申请是基于提交给我的其官员身份这一既定事实。至于联邦党人之讥讽，并不足以构成反证；他们在否认事实方面毫

无顾忌，只要此种否认可用于攻击政府。该匿名信作者是否属联邦党人，尚不可知；但鉴于其在船只启航前保持沉默，可合理推断其确属此类人士。我推测该船已启航；若尚未启程，则应暂予扣留，直至信中所述事项得以查明”¹⁸。

9月2日报纸的一则新闻，既是舆论对总统嘲讽的顶峰，也为此事多少画上一个句号。它以“杰斐逊的中国官员”为题讽刺说：“所谓的中国官员不过是广州城外的小商贩，他亲自在佩克先生酒店的酒吧散发了自己的名片，上写：斌观荣章，批发零售，常备库存——茶叶、丝绸、细布、毛皮等。地址：广州中国街。国人不禁好奇，哪位美国“官员”竟如此轻信，去推动荣章之投机，或是因自身利益而助其一臂之力？”⁹

1809年6月1日，满载货物的“海狸号”从广州回到纽约，相比于备受嘲讽的总统，阿斯特足足赚了二十万美元。杰斐逊总统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但禁运法案使他进退两难，因为他不得不用行政权力干涉经济事务，而联邦党人却借着禁运法案重振旗鼓，最终促使他在1809年3月卸任前不久签署法令废除禁运。因此，荣章的回国和“海狸号”满载从中国返航纽约，可能是对杰斐逊禁运政策的最佳总结²⁰。

有人说“海狸号”之所以可以得到特别许可，是因为阿斯特利用了一个公园里捡来的中国苦力、码头上的闲汉、用中国丝绸打扮、训练扮演角色的印第安人欺骗总统的结果。但荣章并非阿斯特手中的一个虚构人物，而是一个与其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商人²⁰，我们试图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中还还原一些历史的碎片。

斌观荣章的名字在英文中有几种拼写，最常见的是 Punqua Wingchong，他英文名片上是 Tunqua Winchong，所幸他自己用中文写下“斌观荣章”，通常认为斌观（Punqua）是其商号名，荣章（Wingchong）是他的姓名。他来美是为追讨美国公司欠父亲的巨额债务，但从他在酒吧散发商务名片、了解市场对丝绸的需求来看，他来美不仅是讨债，而且还在寻找商机，也许还看一看大清帝国之外的世界吧。

荣章的身份显然是其产生争议的关键，他无疑是从广州来的中国人，但身份是官方认可的十三行商人？还是普通商人？小店主？还是“显赫的商人兼官员”？杰斐逊总统显然是基于“中国官员”的身份、才特许容章租船并携带财物回国，因为这涉及国家礼遇，妥善处理中国官员回国可以让清政府知晓美国情况、了解美英是不同国家、在政策上区分对待美英^{11, 18}。从容章写给总统的中文信、他音译并优美装饰杰斐逊总统的名字、以及送给国务卿孔子像来看，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而国务卿匿名写信给报纸，认可荣章的官员身份，首先是从他的学识和书法：“众所周知，在中国，学识是获得国家官职的最佳推荐。我们已见过其书法，可以通过他书法的优雅来判断，荣昌绝非等闲之辈，这也间接证明了他是一位官员”；其次，他“举止优雅”并且“整体举止也显示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²¹。然而荣章从抵达楠塔基特岛，一直到米切尔写信把他介绍给总统，其身份都是“中国商人”（Chinese merchant）⁹，直到在桑顿写给总统的信里，荣章的身份从中国商人变成了中国官员（Chinese Mandarin）¹⁰，很可能国务卿的信里也称容章为中国官员，而杰斐逊总统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其中国官员身份这一既定事实”¹⁸。桑顿是将荣章当

面用毛笔写的中文信译成了英文，但容章的中文显然没有写自己是官员，桑顿把信中“小价”、“小价天朝百姓”都翻译成“您卑微的仆人中国官员 his humble Servant the Chinese Mandarin”，容章的身份就从自己信里说的“小价”、“小价天朝百姓”变成了杰斐逊总统看到的英文“中国官员”¹⁰，而报纸的新闻又把容章的身份提升为中国大员（Mandarin Chief）¹³。

史料中没有桑顿通晓中文的记载，米切尔信中提及在华盛顿陪同荣章的是亚伦·帕尔默（Aaron Haight Palmer）⁹。此人是语言教师，并自学中文，因此成为荣章的翻译。米切尔后来对帕尔默的人品极其鄙视，在1810年2月15日给妻子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帕尔默如何放弃语言教师的工作，渴望用婚姻进入上流社会。信中说：“帕尔默竟从阿斯特那里拿了1000美元，以作为他利用总统影响力为“海狸号”获取前往广州许可证的报酬”²²。很可能将容章身份从百姓译成“中国官员”背后的始作俑者是随行翻译帕尔默，桑顿特别说明英译用的“不是完全相同的词语，但尽可能接近其语言习惯”¹⁰。

而容章对此的态度是顺水推舟的默认，“因为他已掌握足够的英语知识，能够使自己被相当清楚地理解”²¹，但他一直到“海狸号”出港都没有主动解释或反驳。对有利于自己的身份误解或有意包装，荣章更象是以默认来配合。面对参议员米切尔，荣章的回国理由完全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借口要回去处理家族事务、主持祖父葬礼。祖父的葬礼更似借口，因为他回国后来说：祖父虽依然体弱多病，但体力有所恢复²³。而面对美国总统，他把回国理由上升到了国家高度，说如果“小价百姓”有机会见皇上，会奏：美国实在令人敬服，天朝百姓在那里得到了惠幸。容章的身份和理由无疑打动了杰斐逊总统。

容章可能既非官方认可的行商，也不是政府官员，更像一个颇具冒险精神、且带着一丝狡诈的商人。他的生意可能也不限于“小店主”，他带着仆人访美，回国时除行李和个人物品外，还带有约45,000美元的财物，这至少相当于今天的百万美元。后来波士顿商人布莱恩特·蒂尔登（Bryant Tilden）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在广州遇到了容章，那时他是一个丝绸店和一个精品杂货店（chow chow fancy shop）的店主²⁴。容章似乎和接触到的人关系都不错，还写信感谢米切尔，而米切尔并没有记恨，还称他为“熟人”²²。1809年2月5日，回到中国的容章写信感谢即将成为总统的麦迪逊：说自己回国后身体很好，为表达感谢，还送上一幅孔子像和给一个给麦迪逊夫人的针线盒²³。遗憾的是，容章从楠塔基特岛到纽约时，不知何故并没带仆人回国。仆人Quak Te也许是受不了异国他乡的孤寂，也许是难忍被抛弃在岛上的绝望，1809年自缢于岛上，身后留下41.60元美金和从中国带来的衣物³。

1807-1808年美国之行以后，容章的生意得以拓展，其后又多次到访美国。1811年，容章在美国报纸上连登广告，宣传他在广州中国街新开张的丝绸店，告知美国朋友和要来广州的访客，说他在美国居住的一年里不辞辛劳，详细了解了常用的丝绸种类。开张的丝绸店里常年备有各种丝绸制品，品质极佳、款式最新、直接来自厂家，且价格合理²⁵。1814年，他又到楠塔基特岛呆了半年时间，住在加德纳家里，为要“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⁴。1818年，他再次访美，去了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华盛顿、楠塔基特岛等地，还在纽约参加了艺术家的聚会，报纸把他称

为“行商”。1818年3月华盛顿，霍勒斯（Horace Holley）为各国使节举办的晚宴上，荣章的身份却是“中国公使”（Chinese ambassador），他身穿中国服饰并唱了首中文歌，却引得哄堂大笑²⁶。1923年《收藏家》的出售目录里有一封来自广州的1809年荣章签名信，标题是：首位住美公使斌观荣章，可惜这封信已经不知所在了²⁷。

二百多年前，荣章在中美两国都极为严苛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中，勇敢地闯出了一条出国与回国的自救之路。他并非完美无瑕，却敢于冒险踏足美国，拓展生意，甚至搅动了美国政坛。斌观荣章的名字不仅值得在美国历史中被记住，在中国历史中同样不应被忽视。

参考文献

- 1 Don Whitehead, *Border Guard: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ustoms Service*. McGraw-Hill Press, 1963, p. 33.
- 2 “Ship News,” *New Bedford Mercury*. September 11, 1807.
- 3 Frances Ruley Karttunen. *The Other Islanders: People Who Pulled Nantucket's Oars*. Spinner Publications, 2005.
- 4 Michael A Jehle. *From Brant Point to the Boca Tigris: Nantucket and the China Trade*. Nantucket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4. pp. 72-73.
5. Euphemia Vale Blake. *History of Newburyport: From the Earliest Settlement of the Country to the Present Time : with a Biographical Appendix*. Press of Damrell and Moore, 1854, p.180.
6. Letter from Albert Gallatin to David Gelston, August 3, 1808 in Kenneth Wiggins Port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Man*.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7. Letter Pseudonym: "Columbus"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11, 1808 in Albert Gallatin Paper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8. Kenneth Wiggins Port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Man*.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 142-150.
9. Letter from Samuel Latham Mitchill to Thomas Jefferson, July 12, 1808 in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 10 Letter from William Thornton to Thomas Jefferson, July 22, 1808 in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ss. 40 T79.
11. 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July 25, 1808 in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2. Letter from Albert Gallatin to Thomas Jefferson, August 3, 1808 in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3. *New York Evening Post*, August 4, 1808.
14. Letter from Philadelphia merchants to Albert Gallatin, August 10, 1808 in Kenneth Wiggins Port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Man*.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15. “The Ship Beaver and the Mandarin,” *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 August 13, 1808.
16. 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August 15, 1808 in the Founders Early Access,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7. Letter from Albert Gallatin to Captain William Jones, August 17, 1808 in Kenneth Wiggins Porter, *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 Man*.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18. Letter 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Albert Gallatin, August 23, 1808 in the Founders Early Access,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 "Mr. Jefferson's Mandarin," *North American*, September 2, 1808.
20. Dael A. Norwood. *Trading Freedom: How Trade with China Defined Early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pp. 35-51.
21. *Mercantile Advertiser*, August 24, 1808.
22. Letter from Samuel L. Mitchill ALS to Catharine Mitchill, February 15, 1810 in the collection of Samuel Latham Mitchill Paper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3. Letter from Punqua Wingchong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5, 1809 in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24. Thomas LaFargue. "Some Early Chinese Visitor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ien Hsia Monthly 11, 1940, 134–138.
25. *Columbian Centinel*, September 7, 1811.
26. James P. Cousins. *Horace Holley: Transylvania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p. 97
27. "China. Punqua Wing Ching.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U. S. ALS. 4to, Canton, 1809, \$2.50" in the Collector, No. 403, 37(9), 1923. P. 80.

